

亞院二年級學生使用方位詞“里”與“中”的偏誤分析
**KESALAHAN PENGGUNAAN KATA BENDA PENUNJUK ARAH “LI”
DAN “ZHONG” PADA MAHASISWA STBA-PIA SEMESTER IV T.A.
2018/2019**

Dewi Kartika Tjong

Sekolah Tinggi Bahasa Asing Persahabatan International Asia

Email : dewikartikatjong@stbapia.ac.id

Weni Maherna

Sekolah Tinggi Bahasa Asing Persahabatan International Asia

Email : wenimaherna@gmail.com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describe the types of errors and the factors that cause errors in the use of directional nouns “li” and “zhong” made by STBA-PIA students in the fourth semester of academic year 2018/2019. The research method used is descriptive qualitative, namely to describe the types of errors and the factors of errors. The instruments used in this research are elicitation techniques and interview techniques. The research subject was taken using snowball sampling techniques, which was as many as 25 subjects.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conducted by research on STBA-PIA students in fourth semester of academic year 2018/2019 are 10 omission errors, 6 addition errors, 14 misformations and 3 misordering. Meanwhile, the factors that cause errors are namely interlingual errors, which are 7 respondents and intralingual errors, which are 15 respondents.

Keywords: *Language Errors, Directional Nouns, “li”, and “zhong”*

ABSTRAK

Penelitian ini bertujuan untuk memaparkan jenis-jenis kesalahan dan faktor-faktor penyebab kesalahan penggunaan kata benda penunjuk arah “*li*” dan “*zhong*” yang dilakukan oleh mahasiswa STBA-PIA semester IV T.A. 2018/2019. Metode penelitian yang digunakan adalah deskriptif kualitatif yakni untuk memaparkan jenis-jenis kesalahan dan faktor-faktor penyebab kesalahan. Instrumen yang digunakan dalam penelitian ini ada teknik elisitasi dan teknik wawancara. Pengambilan subjek penelitian dilakukan dengan teknik *snowball sampling*, yakni sebanyak 25 subjek. Hasil penelitian yang dilakukan peneliti terhadap mahasiswa STBA-PIA semester IV T.A 2018/2019 tersebut adalah 10 kesalahan penanggalan (*omission*), 6 kesalahan penambahan (*addition*), 14 kesalahbentukan (*misformation*) dan 3 kesalahan pengurutan (*misordering*). Sedangkan faktor penyebab kesalahan ada dua jenis, yaitu faktor antarbahasa (*interlingual errors*) yakni sebanyak 7 responden dan faktor intrabahasa (*intralingual errors*) yakni 15 responden.

Kata Kunci: Kesalahan Berbahasa, Kata Benda Penunjuk Arah “Li” dan “Zhong”

第一章 前言与理论

汉语是一门很重要的语言，但是对于印尼学习者来说汉语并不简单，因为汉语的语法和印尼语的语法有很大的区别。

方位词作为现代汉语词类系统中一个较为特殊的小类，它具有指向性并表示方向或位置。虽然方位词是一个较为封闭的小类，但他的语义丰富，句法功能灵活。因而其语义的复杂性影响了学习者的掌握程度。

方位词“里”与“中”都是现代汉语中最常见的词，而且在使用上意义相近，很多学习者不能区分这两个词，因此在使用的过程中经常会混淆与容易犯错。例如：

(1) 你的要求正在考虑里。(错)

(2) 你的要求正在考虑中。(对)

在第一个句子当中使用“里”是错的，而第二个句子当中使用“中”是正确的。这是因为方位词“中”常附在动词之后，表示一种行为活动的过程。而方位词“里”没有这个概念。

基于上述原因，笔者将对亚洲国际友好学院二年级学生对方位词“里”与“中”的使用情况进行调查、进行偏误分析、归纳偏误类型与探讨学生生成的原因。因此，笔者将选《亚院二年级学生使用方位词“里”与“中”的偏误分析》作为论题。

对于方位词“里”与“中”的用法和结构，许多研究者已做过不少的研究，现将其中相关综述如下：

杨江（2007）在《方位词“里”“中”“内”的语义任职分析》一文从认知的角度研究了方位词“里”“中”“内”，并对三者的语义异同进行了说明。文章认为方位词“里”与“中”语义上的相似性较大，而不同之处主要来自于各自基本义和引申义。例如：方位词“中”“有状态义与过程义，而方位词“里”只有状态义。

丁晓慧（2014）在《方位词“里”“中”的比较及教学对策》一文从用法和语义方面对两者进行了比较，从而得出从用法上看，方位词“里”与“中”可以与附着在名词与形

容词。两者常用的结构是“在……里”、“从……里”。在语义上都具有空间义、抽象的空间义、状态义、时间义。虽然两者有很多的相似性，但他们在相同中有一些细小的差异。在句法功能上，方位词“中”附着动词之后，而方位词“里”基本没有这种用法。在语义上，方位词“里”的具体空间义包括范围义与划界义、可以表示机构的组织的成员、表示相对精确的时间连用，而方位词“里”没有这种用法。方位词“中”可以表示无限的空间义、过程义，而方位词“中”没有这个概念。况且，他还提出了相关的教学对策。

刘屹（2018）在《留学生方位词“里”“内”“中”的习得偏误研究》一文分析了方位词“里”“内”“中”的区别。一文研究的对象是通过检索的方式在背景语言大学学生的 HSK 动态作文，而研究结果对 HSK 学生所犯的偏误类型可分为三个：遗漏、误加和误代。

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成果的基础上，以亚院二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他们在使用方位词“里”与“中”上是否有偏误问题。

二语习得指人们学习的第二语言的过程。第二语言是指一个人除了第一语言之外，另外学习掌握的第二种语言。虽然这个概念名为第二语言获得，也可以包括第三、第四或者以后的语言学习。

克拉申（1982）在其专著《*Principles and Practice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中提出了二语习得理论，其主要内容包含五个假说：

1. 习得——学得差异假设（*The Acquisition – Learning Hypothesis*）

成人学习第二语言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语言习得”和“语言学得”。语言习得是潜意识过程的产物，并且也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意义交流而获得习得过程。学习者在用目的语进行交流时关注的是交流活动本身而不是语言形式。语言学得则是正式教育的产物，是有意识的过程，学习者能获得一些和语言相关的知识。

2. 监视假说 (*The Monitor Hypothesis*)

监视假说解释了习得和学习的关系以及后者对前者所产生的影响。语言习得系统才是真正的语言能力。二语学习系统，只是在第二语言运用时起监视或编辑作用。二语学习者总会用学到的语言知识对所说的话进行有意识的监督，会一直去留意所说的语言是否犯语法错误，是否表达正确。

在进行口头表达时，人们关注的是说话内容而不是形式，不断地纠正自己的语法错误，就会妨碍人与人之间的交际。所以此时可少用语言的监视功能。但在书面表达时，人们经常更重视语言形式和表达的正确性。所以此时很有必要运用语言的监视功能来纠正表达中的错误。

1. 自然顺序假说 (*The Natural Order Hypothesis*)

人们对语言结构知识的习得是按一个特定的自然顺序进行的。克拉申同时指出自然顺序假设并不暗示教学大纲应该遵循这些研究的顺序，相反，他反对接顺序教育法，因为语言习得强调在自然交际环境中习得语言。在学习中，如果能遵循自然顺序，二语习得过程就会更顺畅。在课堂环境中教师的位置非常重要，创造一个适应习得顺序的课堂模式是外语教学所需要的。

2. 输入假说 (*The Input Hypothesis*)

这一假说试图解释学习者怎么样习得语言，尤其是外语。学习者需要的是“可理解输入”。这样，习得者的内在加工机制才能够运行。在这假说中，只有当习得者接触到的语言输入是“可理解的”，才能对第二语言习得产生积极作用。这就是克拉申著名的“ $i+1$ ”公式。“ i ”代表习得者现有水平，“ 1 ”代表略高于习得者现有水平的可理解的语言输入。

如果语言交际获得成功，语言输入可被理解且保证有足够的输入力量，那么“ $i+1$ ”会提供给习得者。也就是说，如果习得者先理解语言的意思，语言结构更会自然习得。输

入假说还强调，语言使用能力不是教出来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接触大量的可理解输入之后自然形成的。因此这一假说关注的是语言习得而非学得。

3. 情感过滤假说 (*The Affective Filter Hypothesis*)

情感过滤假说也称屏蔽效应假说。第二语言课堂学习总是输入大于吸收。人类头脑中这种对语言的堵塞现象，是由于情感对输入的信息起了过滤作用，称为“情感过滤”，或者说成为把输入挡在外边的屏障。而造成这种过滤或屏障的主要是一些心理因素，如学习的动力，对所学语言的态度，自信心，是否紧张焦虑，是否处于防卫状态，怕出丑，甚至精神和身体状况不佳都能产生屏蔽效应，挡住输入，这是对第二语言习得有深远意义的假说。

美国塞林克 (L.Selinker) 1972 年《中介语》提出中介语假说理论。他认为，中介语 (*Interlanguage*) 是处于学习者的母语对第二语言习得的一座桥梁。这一理念打破了对比分析理论以及错误分析理论的约束。第二语言的获得不但是一个逐渐积累、逐步完善的连续过程，而且是学习者不断通过假设-验证主动发现规律、调整修订所获得的规律，对原有的知识结构进行重组并逐渐创建目的语系统的过程。这种中间的过程叫做中介语，它不同于母语，也不同于目的语，是两者的中间状态。

中介语主要可以分为四个特点：

1. 创造性 (*Creativity*)

学习者在第二语言或外语学习过程中并不仅仅照母语的语法规则，也不硬套目的语的元规则，而是创造性地形成一种学习者所独有的语言系统，这种语言系统具有独特的语言形式和语言规则。

2. 不稳定性 (*Instability*)

从“渐进系统连续体”上看，中介语是动态的、变化的、发展的。学习者在第二语言或外语学习过程中不断输入新知识，使现有的结构不断发生变化，以更调整 and 适应新知识。

中介语的不稳定性正是由于这种不断变化和发展而产生的，这种不稳定性可以从学习者的错误中反映出来。

3. 不完整性 (*Incompleteness*)

中介语于母语和目的语之间，与一切自然语言相比显得不完整。这种不完整性具体表现在较慢的语速、简化的结构、有限的使用功能及格样的错误上，可以说其错误伴随中介语的全过程。

4. 系统性 (*Systematicity*)

同任何自然语言一样，中介语除了有其发展变化的一面以外，还有其系统性的一面。中介语的系统性主要表现为各种系统性错误，并体现在错误的前后一致上。

科德转引着 Gantamitrekha 和 Shokka (2016) 指出偏误分析 (*error analysis*) 是对学习者在第二语言过程中所出现的偏误进行观察、分析和分类，了解学习者本身的语言习得障碍，从而揭示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与规律。

科德转引着 Gantamitrekha 和 Shokka (2016) 把学习者所犯的错误的分为这三种：

1. 差误 (*Lapses*)

差误是指口误的笔误，反应学习者的本身、精神以及情感等方面的状态问题。例如：一位汉语学习者写了“箱子中都是书”。接着一位老师检查了他写的句子后告诉他，他写的句子有问题，并且让他改正过来。但是这位学生不懂问题出在哪里，所以他修改不出正确的句子。

2. 失误 (*Mistake*)

失误是偶然产生的比误或口误，是一种没有规律的错误，说话者一旦意识到就会立即改正过来，类似的错误也不会再次出现，这样的错误不反应书画这的语言能力，即使本族人也经常会发生这种错误。例如：一位汉语学习者写了“箱子中都是书”。接着一位老师检查了他写的句子后告诉他，他写的句子有问题，并且让他改正过来。这位学生把句子改正过来。

3. 偏誤 (*Error*)

偏誤是指由于目的语未掌握好而产生的一种规律性错误，它偏离了母语的轨道，一般学习者难以自己察觉，同样的错误经常会重复出现，因此很难改正，这种错误反映了说话者的语言能力和水准。例如：把汉语作为第一语言的人想写“心中”，可不小心把心中的“中”写成了“口”。

科德转引者 Gantamitreka 和 Shokka (2016:205) 把偏误类型分为四种情况：

1. 遗漏 (*Ommision*)

遗漏是指在词语或句子中遗漏或缺少了某个成分导致了偏误。例如：

(3) *从教书我可以获得很多知识。(从教书中我可以获得很多知识。)

2. 误加 (*Addition*)

误加是指在某个语法形式中加上了不该使用的成分而导致了偏误。例如：(4) *在我心里中，你是最漂亮的。(在我心里，你是最漂亮的。)

3. 误代 (*Misformation*)

误代是指由于从两个或几个形式中选取了不适合与特定语言环境的一个而造成的偏误。例如：

(5) *玻璃窗中摆着一双鞋。(玻璃窗里摆着一双鞋。)

4. 错序 (*Misordering*)

错序是指句中的某个或几个成分放错了位置，而造成了偏误。例如：

(6) *我在里房子学习。(我在房子里学习。)

第二章 研究方法与材料工具

本文在研究的数据收集方式采用诱出发和访谈法。

1. 诱出发

本文首先设计关于汉语方位词“里”与“中”的图画、接着让调查对象造句。然后对调查资料进行分析、比较、归纳，总结出规律性的认知。最后，归纳调查对象出现的偏误类型与原因。

2. 访谈法

根据 Esterberg 转引者 Sugiyono (2017) 访谈法是两个人经过访谈交换信息。访谈研究法是指调查者根据预定的计划，围绕咱们的主题，运用一定的工具（如访谈表）或辅具工具（如录音机），直接向被调查者口头提问，当场记录回答并由此了解有关社会实际情况的一种方法。Esterberg 转引者 Sugiyono (2017) 访谈可以分为结构访谈，半结构访谈，和非经过访谈。本文将通过非经过访谈来找出学生偏误的原因。

笔者的研究参考来自图书馆参考的书籍、网络的文献资料尤其是关于方位词“里”与“中”。为了容易了解亚洲国际友好学院二年级学生使用方位词“里”与“中”的情况，笔者使用了试卷与录音。试卷的形式就是看图造句。接着通过采访(录音)，找出他们答题错误的原因

第三章 数据收集方法

本研究使用了 Miles、Huberman 和 Saldana (2014) 的数据分析法，既把数据分析过程概括为三项主要活动：

1. 材料简化 (*Data Condensation*)

材料文化是指将数据加以筛选、聚集，简化，由取，包括将记录加以整理。本文仔细调查对象所造的数据，然后抽取研究需要的资料。

2. 材料展示 (*Data Display*)

材料展示是指数据简化展示的过程，如意词语、叙述句、表格、矩阵、图形的形式以便笔者能掌握所收集的材料。笔者将已备好的材料以文字解析。

3. 材料验证 (Conclusion Drawing)

是指材料收取后，笔者必须做临时的结论。在此阶段那些临时的结论必须再次验证。经过几遍的分析及验证，将获取更明确、更有意义的结论。

本文所用的数据分析方法是归纳法和描述法。

1. 归纳法

归纳法是通过许多个别性的事例或分论点，然后归纳出他们所共有的特性，从而得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其作用使研究者能寻找出材料的共同点，再把这些共同点描述与概括，从而得出结论。笔者通过收集学生的练习题之后，使用归纳法将其偏误进行分析偏误的类型与原因。

2. 描述法

描述法是一种简单的研究方法，它将已有的现象、规律和理论通过自己的理解和验证，给予叙述并解释出来。它是对各种理论的一般叙述，更多的是解释别人的论证。笔者使用描述法来描述亚洲国际友好学院二年级学生使用方位词“里”与“中”的偏误类型及偏误原因。

第四章 研究分析与内容

科德转引者 Gantamitreka 和 Shokka (2016:205) 把偏误类型分为四种情况：遗漏 (omission)、误加 (addition)、误代 (misformation)、错序 (misordering)。通过调查学生使用汉语方位词“里”与“中”的偏误情况，本人发现出现的偏误有四种类型。具体情况如下：

一、遗漏 (omission)

根据科德转引者 Gantamitreka 和 Shokka (2016)，遗漏是指在词语或句子中遗漏或缺少了某个成分导致了偏误。根据该理论，数据分析的结果表明调查对象在使用方位词“里”与“中”时出现了遗漏偏误。如：

例 (1)：(附录二，调查对象 2)

误：他们在十二月结婚

正：他们在十二月里结婚

以上例（1）缺少了方位词“里”，因为方位词“里”表示精确的时间义，方位词“里”正确的结构是“在...里”。所以在该句子中，方位词“里”是不可以省略掉的成分。方位词“里”的遗漏显得整个句子不完整。这种偏误是遗漏偏误。

例（2）：（附录二，调查对象 4）

误：照片有小林。

正：照片里/中有小林。

以上例 2）缺少了方位词“里”或者“中”。因为方位词“里”或者“中”表示的是空间范围。因此“照片”在这样情况下具有具体的空间范围，因此方位词“里”或者“中”不能省略。方位词“里”或者“中”的遗漏显得整个句子不完整。这种偏误是遗漏偏误。

在 33 个偏误句子中，有 10 个句子属于遗漏偏误。

二、误加（*addition*）

根据科德转引者 Gantamitreka 和 Shokka（2016），误加是指在某个语法形式中加上了不该使用的成分而导致了偏误。根据该理论，数据分析的结果表明调查对象在使用方位词“里”与“中”时出现了误加偏误。如：

例（3）：（附录三，调查对象 5）

误：水里中有一条金鱼。

正：水里有一条金鱼。

以上例（3），误加了方位词“中”。如果在一个句子出两个方位词叠用的现象，那么其中一个方位词必须冗余。句子当中有两个方位词“里”与“中”，因此，把方位词“中”省略掉就符合了现代汉语的说法。这种偏误是误加偏误。

例（4）：（附录三，调查对象 20）

误：他在夜里中骑自行车。

正：他在夜里骑自行车。

以上例（4），误加了方位词“中”。如果在一个句子出两个方位词叠用的现象，那么其中一个方位词必须冗余。句子当中有两个方位词“里”与“中”，而“夜”表示相对精确的时间范围，这时，只能用“里”，不能用“中”。因此，把方位词“中”省略掉就符合了现代汉语的说法。这种偏误是误加偏误。

在 33 个偏误句子中，有 6 个句子属于误加偏误。

三、误代（*misformation*）

根据科德转引者 Gantamitreka 和 Shokka（2016），误代是指由于从两个或几个形式中选取了不适合与特定语言环境的一个而造成的偏误。根据该理论，数据分析的结果表明调查对象在使用方位词“里”与“中”时出现了误代偏误。如：

例（5）：（附录四，调查对象 11）

误：主持人在采访里问了很多问题。

正：主持人在采访中问了很多问题。

以上例（5），误代了方位词“里”。方位词“中”具有过程义，表示动作，是动态的，而方位词“里”没有这种用法。“采访”在这句子当中表示动作发生的过程，这时，只能用“中”不能用“里”。因此把方位词“里”换成“中”就符合了现代汉语的语法规则。这种偏误是误代偏误。

例（6）：（附录四，调查对象 25）

误：飞机中坐满了乘客。

正：飞机里坐满了乘客。

以上例（6），误代了方位词“中”。方位词“里”表示事物“里面”的同时也附带了“满”或者“全部”的意思，而方位词“中”没有这个概念。这时，句子当中只能用方位词“里”，不能用“中”。因此，把方位词“中”换成“里”就符合了现代汉语的语法规则。这种偏误是误代偏误。

在 33 个偏误句子中，有 14 个句子属于误代偏误。

四、错序 (*misordering*)

根据科德转引者 Gantamitreka 和 Shokka (2016)，错序是指句中的某个或几个成分放错了位置，而造成了偏误。根据该理论，数据分析的结果表明调查对象在使用方位词“里”与“中”时出现了错序偏误。如：

例 7：（附录五，调查对象 7）

错：里面包裹是什么？

正：包裹里面是什么？

以上（7），是属于错序偏误。根据前人研究的理论，方位词最常用的用法是用在名词或名词短语之后，一般构成“X 里”，X 可以是名词或者名词性短语。句子里面的“包裹”是个名词，因此方位词“里”或者“里面”应该放在“包裹”之后，这样就能符合现代汉语的语法规则。

在 33 个偏误句子中，有 3 个句子属于误代偏误。

本文的调查对象总共有 25 名学生。22 学生使用方位词“里”与“中”时都出现了偏误。

表 4-1 偏误类型频率统计

序	偏误类型	例句	频数	频率
1.	遗漏 (<i>omission</i>)	例（1） 误：他们在十二月结婚。	10	30.3%
		正：他们在十二月里结婚。		
2.	误加 (<i>addition</i>)	例（4） 误：他在夜里中骑自行车。	6	18.2%
		正：他在夜里骑自行车。		
3.	误代 (<i>misformation</i>)	例（6） 误：飞机中坐满了乘客。	14	42.4%
		正：飞机里坐满了乘客。		
4.	错序 (<i>misordering</i>)	例（7） 误：里面包裹是什么？	3	9.1%
		正：包裹里面是什么？		
总数			33	100%

4.2.2 方位词“里”与“中”的偏误原因

从本文分析的偏误类型来看，亚洲国际友好学院华文系二年级学生在使用方位词“里”与“中”时出现偏误的主要原因有两种，即：

一、语际迁移 (*Interlingual errors*)

根据 Richard 转引者 Vonny (2013), 语际迁移是指学习者在二语学习过程中受到母语迁移的影响而引起了错误。通过访谈分析结果，可以得知在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中，有些学生倾向于按照自己的母语的思维方式进行类推、猜测、或者把自己掌握的目的语过渡泛

化，从而产生偏误。学生如果只认识到目的语与母语之间的共性，而没有了解到方位词“里”与“中”的区别，就会把自己掌握的语言进行泛化。如：

访问案例（1）：（附录六，调查对象 7）

- 研究者：我想询问你一些问题，你学习汉语多长时间了？
调查对象：我从来没学过汉语，我上亚院的时候才学。
研究者：那你平常用什么语言交流？
调查对象：印尼语。
研究者：你学过方位词“里”与“中”了吗？
调查对象：学过了。
研究者：你明白方位词“里”与“中”的区别吗？
调查对象：两个都是里面的意思。
研究者：我想问你一下，第七个图片，你造的句子是“里面的包裹是什么？”，你认为这个句子对了吗？
调查对象：我觉得对了。
研究者：你是怎么造这样的句子呢？
调查对象：如果在汉语我们一般说“*Didalam bingkisan apa ya?*”，然后我就把它翻译成中文，变成“里面的包裹是什么？”
研究者：那一般情况下，你总是把印尼语翻译成中文吗？
调查对象：大概是这样，因为我觉得这样做更容易。

从以上的采访能知道研究对象 7 的母语是印尼语。研究对象在造句时，首先用的是母语思维，然后再把它们翻译成汉语。而由于调查对象的母语（印尼语）跟汉语的语序有些不同，所以造成了错序偏误。

二、语内迁移（*Intralingual errors*）

根据 Richard 转引者 Vonny（2013）语内迁移指出造成的偏误不是因为母语的迁移，而是因为目的语本身的概括。语内迁移可分为四种：过程概括（*overgeneralization*），忽视规则的局限性（*Ignorance of rule restriction*），规则不完全应用（*Incomplete application of rules*），形成错误的概括（*False concept hypothesized*）。可在本文的研究结果只发现两种语内迁移：

a. 忽视规则的局限性 (*Ignorance of rule restriction*)

根据 Richard 转引者 Vonny (2013) 所谓忽视规则局限性的偏误是指由于学生不能很好地注意语法规则的局限性, 把某些句法结构用在了不该用的地方。

访问案例 (2): (附录六, 调查对象 4)

研究者 : 我想询问你一些问题, 你学汉语多久了?

调查对象 : 自从读大学。

研究者 : 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使用什么语言交流呢?

调查对象 : 印尼语。

研究者 : 你学过“里”和“中”这两个方位词吗?

调查对象 : 学过, 如果没记错是在大学一年级时学的。

研究者 : 那你明白方位词“里”与“中”的用法吗?

调查对象 : 它们俩的意思都是表示里面。

研究者 : 好的, 那我想问你这第 3 图画, 句子你是怎么造的?

调查对象 : 我是想表达“在这盒子有书”, 所以“盒子有书”。

研究者 : 那如果盒子之后加了方位词“里”, 你觉得如何?

调查对象 : 太麻烦了, 我认为如果没有加也没有问题。反正我的句子别人看懂。

研究者 : 所以你就怎么认为, 在后面没有加方位词也是没有问题?

调查对象 : 是。

从上边的访问案例中可以看出, 调查对象不要让自己麻烦, 他认为如果不加也没有问题, 反正别人也能看懂句子。从以上的例子和调查对象的答案可以知道调查对象没有语法规则的局限性, 这种偏误是由于语内迁移忽视规则的局限性。

在 22 名学生里, 由语内迁移忽视规则的局限性 (*Ignorance of rule restriction*) 引起的偏误总共有 8 位学生。

b. 规则不完全应用 (*Incomplete application of rules*)

根据 Richard 转引者 Vonny (2013), 规则不完全应用指学生在目的语的学习过程中, 更注重的是能否进行交际, 而对于学习规则的细节常不求甚解而出现的偏误。

访问案例 (3): (附录六, 调查对象 11)

研究者 : 我想询问你一些问题, 你学汉语多长时间了?

调查对象 : 从小学一年级。

研究者 : 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使用什么语言交流呢?

调查对象 : 福建话。

研究者 : 那你学过方位词“里”与“中”了吗?

调查对象 : 学了, 意思是里面和中间。

研究者 : 好的, 我想问你, 第 5 个图片, 你为什么会造这样的句子? 为什么使用“里”?

调查对象 : 因为我想表达里面的意思, 所以使用了“里”, 错了吗?

研究者 : 为什么不是“中”呢?

调查对象 : 我只会用“里”, 所以哪个才是对的呢?

研究者 : 应该是“中”, 因为“中”表示过程义。

调查对象 : 哦, 我才知道“中”的用法原来是如此。

研究者 : 好的, 谢谢。

从上边的访问案例中可以看出调查对象没有掌握好“中”的用法, 他刚知道“中”附着动词表示过程义。这种偏误是由于语内迁移规则不完全应用。

在 22 名学生里, 由语内迁移规则不完全应用 (*Incomplete application of rules*) 引起的偏误总共有 9 位学生。

通过本人对调查对象的访谈记录进行分析, 本人发现引起学习者在使用方位词“里”与“中”时出现偏误的主要原因如下:

表 4.2 偏误原因频率统计

序	偏误原因	回答例句	频率
1.	语际迁移 (<i>Interlingual Errors</i>)	附录六, 调查对象 7: 如果在汉语我们一般说 “ <i>Didalam bingkisan apa ya?</i> ”, 然后我就把他翻译成中文, 变成”里面的包裹是什么?	7
2.	语内迁移 (<i>Intralingual Errors</i>):		
	a. 忽视规则的局限性 (<i>Ignorance of rule restriction</i>)	附录六, 调查对象 4: 太麻烦了, 我认为如果没有加也没有问题。反正我的句子别人看懂。	6
	b. 规则不完全应用 (<i>incomplete application of rules</i>)	附录六, 调查对象 11: 哦, 我才知道 “中” 的用法是如此。	9
总数			22

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根据研究分析结果得出的结论是:

一、亚院二年级学生使用方位词 “里” 与 “中” 时出现了 4 个偏误类型, 即: 遗漏偏误 (*omission*) 总共是 10 个句子 (30.3%), 误加偏误 (*addition*) 总共是 6 个句子 (18.2%), 误代偏误 (*misformation*) 总共是 14 个句子 (42.4%), 错序偏误 (*misordering*) 总共是 3 个句子 (9.1%)。

二、亚院二年级学生使用方位词 “里” 与 “中” 时出现偏误的原因主要是语际迁移和语内迁移。其中语际迁移性的偏误有 7 位调查对象和语内迁移有 15 位调查对象。

根据以上的结论，本人提出的建议如下：

一、对于学生，方位词“里”与“中”有着复杂的用法，因此本文建议学生使用方位词“里”与“中”时注意这两个方位词的共同点与不同点，这样就可以避免偏误现象。并且本文还建议学生反复地做练习。

二、对于汉语教师，请选用给予汉语方位词“里”与“中”详细解释的教材。为了让学生在使用方位词“里”与“中”时不再经常出现误加偏误，本文建议教师多给学生提供方位词“里”与“中”的练习并根据学生所犯的错误的进行讲解。

三、对于未来研究者，若相关研究者也想要使用诱出发收集资料，本文建议未来研究者可以试试使用其他诱出发收集资料，例如：故事复述（*storytelling*），写作，等。

References

- [1] 丁晓慧. 方位词“里”“中”的比较及教学对策[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4.
- [2] 黄伯荣和李炜. 现代汉语（下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 [3] 刘屹. 留学生方位词“里”“内”“中”的习得偏误研究[D].扬州：扬州大学.
- [4] 刘月华. 使用现代汉语语法[M].背景：商务印书馆，2001.
- [5] 卢福波. 对外汉语常用词语对比例释[M].北京：北京语言与文化大学，2000.
- [6] 杨辉. 容器方位词里、内、中、外的空间意义[J].四川：四川教育学院，2008(24).
- [7] 杨江. 方位词“里”“内”“中”的语义认知分析[J].湖南：湖南科技大学，2007(10).
- [8] Gantamitrek & Shokka. *Kesalahan Berbahasa Penggunaan EYD Panduan Lengkap Berbahasa Yang Baik Dan Benar* [M]. Solo: Genta Smart Publisher, 2016.
- [9] Krashen, Stephen D.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M]. Oxford: Pergamon, 1982.
- [10] Miles, Huberman & Saldana.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A Methods Sourcebook -3rd Edition* [M]. Washington DC: Sage Publications, 2014.
- [11] Moleong, L.J. *Metode Penelitian Kualitatif*. [M]. Bandung: PT. Remaja Rosdakarya, 2016.

- [12] Selinker, L. Interlanguage [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 1972(10).
- [13] Sugiyono. *Metode Penelitian Pendidikan: Pendekatan Kuantitatif, Kualitatif dan R&D* [M]. Bandung: Alfabeta, 2010.
- [14] Sugiyono. *Metode Penelitian Pendidikan: Pendekatan Kuantitatif, Kualitatif dan R&D* [M]. Bandung: Alfabeta, 2017.
- [15] Vonny. *Kesalahan Penggunaan Kata Kerja Bantu Bahasa Mandarin “Hui”, “neng” dan “keyi” Oleh Mahasiswa Tahun Ketiga STBA-PIA Medan* [D]. Medan: STBA-PIA, 2013.